



中国经典名著

儿女英雄传

(三)

〔清〕文康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 第二十六回 舌如花立消侠气 心相印顿悟
良缘..... 1
- 第二十七回 前言助奩伸情谊 故态怯嫁作
娇痴..... 26
- 第二十八回 堂花烛顷刻生春 砚雕弓完成
大礼..... 47
- 第二十九回 同心姊妹谈衷曲 素愿翁媪赴
华筵..... 72
- 第三十回 菊宴双美激新郎 兰言一心攻
旧业..... 98
- 第三十一回 娘子悄惊鼠窃魂 老翁醉索鱼
鳞瓦..... 117
- 第三十二回 九公关心身后名 大娘得意离
筵酒..... 141
- 第三十三回 庭训喜克绍书香 农功请同持
家政..... 168
- 第三十四回 纨绔稳步试云程 寂寥闲心谈
月夜..... 196
- 第三十五回 老人示棘闹异兆 公子占桂苑
先声..... 223

第二十六回 舌如花立消侠气 心相印顿悟良缘

这回书不及多余交代，便讲何玉凤他听得张金凤对他说另有几句肺腑之谈待要合他从长细讲，他便把那一脸怒气略略的放缓了三分，依旧搭撒着眼皮儿，说道：“你若果然有成全我的心，卫顾我的话，就请说；要还是方才伯父合九公说的那套，我都听见了，也明白了，免开尊口！”

张金凤笑道：“姐姐又来了，难道姐姐没听见公婆怎的吩咐我，我怎的回禀公婆？妹子此时除了这话，还有甚么合姐姐说的？只是妹子说的虽是这套话，却合公公说的有些不同。打头公公说的姐姐‘永不出嫁，断使不得’的这句话，妹子此时更不必向姐姐再问原故，合姐姐再讲道理；只知这事是断使不得，得遵着公公的话定了。至于妹子又晓得些甚么，说起来可不能像公公讲的那样圆和宛转，这里头万一有一半句不知深浅的话，还得求姐姐原谅妹子个糊涂，耽待妹子个小。便是姐姐不原谅妹子，不耽待妹子，那怕姐姐就打两下子、骂两句都使得，可不许装糊涂不言语。就让姐姐装糊涂不言语，我可也是‘打破沙锅璜到底’，问明白了，我好去回我公婆的话。这话得先讲在头里。”

姑娘这么一听，他这话来的比自己还皮子，只得绷着个盘儿，说道：“既如此，请教。”张金凤道：“姐姐既要我说，你我这些烦文散话都收起来，咱们只讲实在的。讲实在的，第一，姐姐得看九公这位老人家。姐姐要知道，



人家是九十岁的老人家了，他老人家要不为给姐姐提亲这桩事，大约从今日到他庆二百岁，也不肯大远的往京里跑这荡。就算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合你我同辈，为姐妹都是该的，他两个自然也为这九十岁的老人家跑上千的里地，作儿女的不放心，所以才跟了他老人家来。姐姐替他两个想想，一路服侍这么一位老人家，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人家得悬多少心，费多大神？通共算起来，人家都是为姐姐一个人儿呀！

“再说，姐姐就得看我公婆。我公公去年遭了那等不顺的事，无原无故，只为不会巴结上司，丢了官，惹了气，变了产，破了财，还在县监里坐了两个月，出来依然是满面精神，无烦无恼，据婆婆说，脸面儿比在外头倒胖了。自从心里有了姐姐这件事，今年倒露清减了许多，腰里的带子是我新近缝的，比去年撵进一寸多去了。我婆婆去年这时候合姐姐初次见面的时候，姐姐还该记得真，说起四鬓刀裁的，自从心里有了姐姐这件事，这些日子，左右鬓角儿上竟有十几根白头发了。这也都是为姐姐。

“讲到我爹妈，却不曾在姐姐跟前有甚么大好处。只我妈从去年一口白斋直吃到今日，近来更添了半夜里起来烧子时香。这个样儿的冷天，直槪槪的跪在风地里，举着箍香，一面烧香，一面磕头，一直等手里的香尽了才站起来。姐姐在里间屋里跟着舅母睡，大约就未必知道。姐姐只想，我心疼不心疼？我爹是每月初一一荡前门关帝庙，十五一荡前门菩萨庙。这要在内城住，出荡前门可费着甚么呢？姐姐想，从这里去这是多远道儿？他老人家是风雨无阻，步行去步行回来，还带着来回不吃一口东西，不謁



一点儿水，嘴里不住声儿的念佛。这也都是为姐姐。

“我只想着，姐姐万事都不必讲，只看这五位老人家分上，无论有甚么样的为难，是怎么样的受屈，不必等妹子求，姐姐也该没的说了。姐姐若果然没的说，妹子往下千言万语都不必提，只给姐姐磕头，回复了公婆，就完了事了。”

这张金凤第一段话，主意就来得不弱。只因他一眼看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所以只把性情话打动他。要说何玉凤不曾被他打动，绝无此理；只是他心理的劲儿一时背住扣子了，转不过磨盘儿来。只听他说道：“这话妹子你就不讲，我岂不知？讲到这几位老人家，待我的光景虽是不同，同一恩深义重。须放着我何玉凤不死，我今生能报，便是今生；来世能报，便是来世。天地鬼神都听得见这句话，我何玉凤绝不食言！要说妹妹你一定叫我把我的终身大事去在人跟前去报恩，这可断断不能从命！至于你我，我虽说是施恩不望报，你也切莫受恩便忘报。你可记得你我在能仁寺庙内初会的时候，我待你也有小小的一点人情？今日之下，你不想个方儿帮我罢了，怎的倒拿这话儿挤起我来？妹妹，你莫非也略差了些儿？”说着，便把那眉头儿一逗，眼神儿一足，便有个等要发作的样子。

张金凤不等他发作，说话比先前高了一调。这个当儿，安太太合褚大娘子只低言悄语在那边闲谈，绝不来管。张太太忽然接上话了，说：“姑奶奶，你好好儿的合他说，别价合他着急掰脸的啊！”张姑娘一面回答他母亲说：“这事不与妈相干儿，不用你老人家管。”一面合姑娘说道：“我张金凤只道姐姐把从前能仁寺的事忘了呢，原来姐姐



还没忘，这话倒好说了。只是妹子断想不到落得姐姐说我‘不帮姐姐倒挤姐姐’的这句话。姐姐既这等说，大料今日这亲事妹子在姐姐跟前断说不进去，我也不必枉费唇舌再求姐姐、磨姐姐、央及姐姐了。只是妹子还有几句不知进退的话，不得不交代明白了。为甚么呢？此时假如妹子说了，姐姐始终执意不从，日后姐姐无的后悔的，妹子也无的抱愧的。一个不说，倘然日后姐姐想过滋味儿后悔起来，说道：“哎哟，原来如此！”一定说：“当日别人不肯多句话儿罢了，怎的张金凤他也不提补我一声儿？”那时妹子可就对不住姐姐了。”

他说着，把座儿向前挪了一挪，身子向前凑了一凑，问着何玉凤道：“妹子先要请教姐姐，当初一日，我同姐姐的妹夫玉郎两个人在黑凤岗能仁寺庙里双双落难，他的一条命离见阎王爷就剩了一层纸儿了，我的一条身子离掉在靛缸里也只差着一根丝儿了，那时亏了谁？全亏了姐姐！姐姐非亲非故，横身出来，弹打了和尚，刀劈了众僧，救了我两个的性命，便是救了我两家的性命，我两家生生世世也感激不尽，报答不来！”张金凤才说到这里，何玉凤便拦他道：“这是以往之事，与今日何干？要你讲这些没要紧的闲话！”

张金凤道：“怎么闲话呢？姐姐，‘盐从那么咸，醋打那么酸’？不有当初，怎得今日？只是我想着，当初姐姐既救了我两家性命，姐姐的心是尽了，事算完了，那时候我替姐姐计算，真个的，就该尘土不洁，拍腿一走，那怕玉郎他再撞见几个骡夫，我再撞见几个和尚，那是我两个的定数难逃，姐姐于心无愧。我不懂，姐姐无端的把我两



个强扭作夫妻，这是怎么个意思？”

何玉凤听了这话，大是诧异，忙说道：“你这话问得奇呀！那时我见你两个末路穷途，彼此无靠，是我一片好心，一团热念。难道我有甚么贪图不成？”张金凤笑道：“可又来！谁又说姐姐有甚么贪图来着呢？但是我想，我那时候虽说无靠，到底还有我的爹妈；他虽说无靠，合我还算得上个彼此。姐姐如今只剩了孤鬼儿似的一个人儿，连个‘彼此’都讲不到，是算有‘靠’啊？是不算‘末路穷途’啊？还是姐姐当日给我两个作合是‘一片好心、一团热念’，我公婆今日给你两个作合是‘一片歹心、一团冷念’呢？怎么倒招出姐姐一无这个、二无那个这许多累赘来了？请教！”

何玉凤道：“这个又当别论。”张金凤道：“喂！一样的人，一样的事，你还是当日的你，我还是当日的我，他还是当日的他，怎么又当别论呢？姐姐，你方才开口便道‘一无父母之命’。姐姐合妹子都算不得读过书，‘父母之命’这句书也还该记得，还得明白。这句书的下文是：‘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原是比方作官的话，本与女孩儿出嫁无干。就让扣着字面儿讲，说俗了，也说的是一个女孩儿家，有爹娘在头上，要是不等着爹娘许人家儿，自己就在墙上挖个窟窿儿合人家的男子偷着对相看，相看准了，跳过塘去就跟了人家走了，连他的爹娘合世上的人可就都把他看得轻贱了。这是孟夫子当日合周霄打了一个‘莺莺跳过粉皮墙’的反《西厢》皮磕儿。不是说爹娘没了，没有爹娘给说人家儿了，这一辈子就该永远不出嫁。要都照姐姐这等讲起来，世界之大何止万万



万人，少说这里头也有一停儿没爹娘的女孩儿，只好都当姑子去罢。那里给他找这些座姑子庵儿呀！

“要讲到姐姐身上，并且说不得‘无父母之命’。这话怎么讲呢？假如我公婆在不曾替姐姐给叔父、婶娘立这座祠堂以前，便合姐姐提到亲事，那无怪姐姐作难。如今既有了这座祠堂，可是姐姐说的，便算姐姐的家了，这座龕可也就算得是叔父、婶娘的住房了。我公婆亲自到姐姐家，在他二位老人家跟前跪在地下求这门亲，这怎么叫‘无父母之命’？姐姐要讲一定得他二位老人家显应。万事是假的，姐姐只看方才玉郎同你奉主安位的时候，那阵风儿不是个显应吗？方才我公婆行礼的时候，那香烛的一派喜气，不又是个显应吗？”

何玉凤听了这话，只管摇头。

张金凤道：“姐姐，你必又是不信这些。请问，到了你我三个人下拜的时候，那一缕香烟忽然的转成那个大圆圈儿，凝结不散，把你我三个团团的围住，还要神气灵感到甚么分儿上去？那个工夫儿就短了两位神主真个的说一句‘姑爷请起’了。这是这屋里上上下下三四十人亲眼见的，难道是我张金凤无中生有的造谣言哪，是独姐姐你没看见呢，还是你也看见了不信呢？要说你又讲到你那些甚么英雄豪杰不信鬼神的话，要知道，虽圣人尚且讲得个‘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就让姐姐是个英雄，也不能不信圣人，不信你的父母。”

何玉凤道：“你到底那里来的这些没影儿的话？”张金凤道：“就算我这话没影儿，等我说句有影儿的姐姐听。我曾听见公婆说过，当日你家祖太爷临危的时候，你家婶



娘正怀着你，你家祖太爷把我公公合你家叔父叫到跟前，亲口嘱咐说：倘得生个男孩儿，便叫他跟着我公公读书；即或生个女孩儿，长大也要许个书香人家，配个读书子弟。这话我公公在青云山庄也曾合姐姐说过，姐姐也该记得。难道这也是没影儿的？细想那老人家当日的意思，未必不就指的是今日的事，只是不好明说。老辈子的心思见识，断不得错。便是叔父、婶娘现在，今日之下，我公婆上门求这门亲，他二位老人家想起你祖太爷的话来，只怕还没个不欢天喜地的应许的。然则方才那些显应怎见得不是他二位神灵有知，来完成这桩好事？照这等说起来，姐姐不但有‘父母之命’，还多着一层‘祖父之命’。这话方才我公公指点的明白，姐姐不耐烦往下听，就算是‘无父母之命’定了。

“姐姐可记得你在能仁寺给我同玉郎联姻的时候，人家辞婚，开口第一句说的就是‘无父母之命’阿！人家可是父母现在，只因不在跟前，婚姻大事不奉父母之命，自己不敢作主。人家的话却比姐姐说得响，理也比姐姐讲得足。那时姐姐不依，三句话不合，扬起刀来就讲砍人家的脑袋。请问，一个人有个不怕砍脑袋的吗？及至人家没法儿了，跪下求姐姐开恩，姐姐这才喜欢了。就在那希脏盆臭的和尚屋子里，桌子上搁了盏灯，说：‘这就算你父母之命。’叫我们俩‘朝上磕头罢’。姐姐的话敢不听么？我两个连忙就朝着那盏灯磕了头，算领了父母之命。究竟起来，他的父亲——我的公公，还在山阳县县监里，他的母亲——我的婆婆，还在淮安城饭店里呢。纵说那时候我的父母算在跟前，倒底那是他的父母之命阿？这样看起来，



人家不奉父母之命，姐姐就可以硬作主张；姐姐站在自家祠堂屋里，守在父母神主跟前，又有这等如见如闻有凭有据的显应，还道是无父母之命！一般儿大的人，怎的姐姐的父母之命就该这等认真，人家的父母之命就该那等将就？这是个甚么道理？姐姐讲给我听。”

姑娘还是平日那不服输、不让话的牌子儿，把眉儿一挑，说道：“这个……”不想只说了这两个字，底下却一时抓不住话头儿。张金凤便问着他道：“‘这个’，那个呀？姐姐听着罢，我还有话呢！姐姐方才又道是‘二无媒妁之言’。我请教姐姐：倒底怎么是‘媒’，怎么是‘妁’呀？我知道的是男家的媒人叫作‘媒’，女家的媒人叫作‘妁’，这是个大礼。到了如今的时候儿，或者两家儿本是至亲相好，请一位媒人的也尽有。再讲到咱们旗人的老规矩，我听婆婆说起来，甚至还有不用媒人，亲身拿柄如意跪门求亲的呢。讲到姐姐今日这喜事，不但有媒有妁，并且还请得是成双成对的媒妁，余外更多着一位月下老人。姐姐不信，只看今日祠堂里这行礼的次序就知道了。今日这个礼节，讲远近儿，讲岁数儿，讲亲友，讲甚么也该让九公合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先行礼才是，为甚么大家倒先尽我公婆行礼？我公婆怎么也不谦不让就先行起礼来了？姐姐心里明白不明白？”何玉凤道：“这是因伯父母替我家立的祠堂，所以先请二位通诚告祭。你难道不知，要来问我？”

张金凤道：“我知道是通诚，我知道通的可不是告祭的诚，通的却是求亲的诚，等我告诉明白了姐姐。我公婆的第一起行礼，那就是求亲；我父母第二起行礼，便是男家请来问名的大媒；九公合褚家姐姐夫妻第三起行礼，便



是你女家的主婚大媒。现放着媒妁双双，大礼全备，这怎么叫作‘无媒妁之言’？这话方才公公分明指点给姐姐，姐姐也不耐烦往下听。姐姐想想，姐姐当日把我配给玉郎的时候，除了姐姐合姐姐那把刀，那是他的媒？那是我的妁呀？可倒别致，人家儿媒是拿把蒲扇，姐姐作媒是拿把刀！一手托两家，当面锣对面鼓，不问男家要不要，先问女家给不给。那个当儿，我家敢说不给吗？姐姐是恩人么！及至把我家问得牙白口清，千肯万肯，人家这才不要了！姐姐一怒，可就要起刀来了。姐姐可记得，姐姐耍刀的那个当儿，可是已经当面把我许给人家了，那时我只怕他那个死心眼儿，姐姐这个天性，一时两下里合不拢来，姐姐认真把他伤了。姐姐想，我该怎么好？我焉得不急？没法儿，也顾不得那叫羞臊，跟着他跪在地下，求姐姐吩咐，怎么好怎么好。姐姐这才没得说了，手里攥着把刀，奚落了我们一阵，说：‘你们俩媒都谢了，还闹得是甚么假惺惺儿！’这是我张金凤当日经过的大媒姐姐。姐姐强煞是个黄花女儿呀！今日之下，我公婆恭恭敬敬给姐姐请了这一堂的媒人来，就算我爹妈不能说甚么，不能作甚么，也算一片诚心；褚家姐姐夫妻二位又是成双成对，再加上九公多福多寿的一位老人家；大伙儿跪起八拜的朝上磕头求亲，姐姐还不认是媒妁之言。请教，这比我们叫人拿着把刀逼着成亲的何如？一般儿大的人，怎么姐姐给我作媒就那样霸道，他众位给姐姐作媒就这等烦难？这是个甚么讲究？姐姐说给我听。”

何玉凤听了这话，渐渐低垂粉颈，索兴连那“这个”俩字也没了，只抬起眼皮儿来恶恶实实的瞪了人家一眼。



张金凤道：“姐姐说话呀！瞪甚么？我恼姐姐一句：‘不用澄了，连汤儿吃罢！’等着我还有话呢。姐姐方才又道是‘三无庚帖’。这庚帖，姐姐自然讲究的就是男女两家八字儿了。要讲玉郎的八字儿，就让公婆立刻请媒人送到姐姐跟前，请问交给谁？还是姐姐自己会算命啊，会合婚呢？讲到姐姐的八字儿，从姐姐噶拉的一声，我公公、婆婆就知道，不用再向你家要庚帖去。姐姐要说不放心，此时必得把俩八字儿合一合，实告诉姐姐，我家合了不算外，连你家也早已合过了。”何玉凤道：“今日你怎的清醒白醒说的都是些梦话？”

张金凤道：“我一点儿也不是梦话。我听见说，你家叔父、婶娘从你小时候给你算命，就说你这八字儿四个‘辰’字，叫作‘地支一气，土星重重’，将来是个有钱使的命；要再配个属马的姑爷，合成‘天马云龙’的格局，将来还要作一品夫人呢。这话姐姐要不知道，只问你家戴嬷嬷。大约姐姐不用问，也不是不知道。要果然知道，更用不着装糊涂。至于那些算命瞎生的奉承话儿，原不足信。只讲叔父、婶娘当日给你算命，可可儿的那瞎生就说了这等一句话，你可可儿的在悦来店遇着的是这个属马的，在能仁寺救了的也是这个属马的，你两个只管南北分飞，到底同归故里。姐姐，你算这里头岂不是有个命定么！你同邓九公、褚大姐姐扭得过去，同我公婆扭得过去，你难道还同你的命扭得过去不成？公公方才说：‘你要问庚帖，只问他二位老人家。’说的正是这句话。姐姐不求甚解，只说是无庚帖。

“可怜我张金凤说婆婆家的时候儿，我知道甚么叫个



‘庚铜’啊‘庚铁’呀！单讲我，还承姐姐问了问我的岁数儿，也就没管我是那月那日那时生人。到了玉郎，要不是我方才提他是属马的，大约直到今日姐姐还不知道他是属鸱鹰的、属骆驼的呢！便没庚帖，我们受姐姐的好处，也作了夫妻了。况且姐姐的庚帖不是没有，只是此时就请姐姐看，略早些儿。姐姐如果一定要见个真章儿，少一时自然看得见。我只问姐姐，一般儿大的人，怎么姐姐给我说人家儿，这庚帖就可有可无？九公合褚大姐姐给你说人家儿，两头儿合婚，有了庚帖还不依，这话怎么讲？姐姐讲给我听。”

张金凤说话的这个当儿，他母亲只愁眉苦眼的一声儿不言语，坐在那里噗哧噗哧一袋跟一袋的吃那老叶子烟儿。安太太合褚大娘子二人只管说些闲话，却是留神细听张金凤的话，细看何玉凤的神情。只见何玉凤听了这段话，低首寻思，默默不语。你道他这是甚么原故？

原来姑娘被张金凤一席话，把他久已付之度外的一肚子事由儿给提起魂儿来，一时摆布不开了。他只在那里口问心、心问口的盘算道：“且住！要讲算命圆梦，这些不经之谈，我可自来不信。只是父母给我算命的这几句话，却是的确有的。纵说这话不足为凭，前番我在德州作那个梦，梦见那匹马，及至梦中遇着了，那匹马就不见了。并且我父母明明白白吩咐我的那个甚么‘天马行空，名花并蒂’的四句偈言，这可是真而且真的。我那时便想到他的名字是个‘驥’字，所以才留心回避，还不曾晓得他是属马。要照张姑娘方才这话听起来，再合上父母给我托的那个梦，算的那个命，莫非万事果然有个命定么？天哪！



我何玉凤怎的这等命苦，要想寻条清净路走走都不能够！”想到这里，不禁长叹了口气。

张金凤道：“姐姐，叹气也当不了说话。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姐姐不用胡思乱想，好好儿的听着嘛！姐姐方才又道是‘四无红定’。讲到这层，这个话就可长了。在姐姐想着，自然也该照着外省那怯礼儿，说定了亲，婆婆家先给送匹红绸子挂红，那叫‘红定在先’，我也知道是那么着。及至我跟了婆婆来，听婆婆说起，敢则咱们旗人家不是那么桩事。说也有用如意的，也有用个玉玩手串儿的，甚至随身带的一件活计都使得，讲究的是一丝片纸，百年为定。要论姐姐的定礼，不但比这些东西还贵重，还吉祥，并且两下里早放过了。说不到‘四无红定’上。”

何玉凤听到这里，心里道：“张姑娘今日只怕是疯了！满算我教你们装了去了罢，我也是个带气儿的活人，难道叫人定了我去我会不知道？这不是新样儿吗！”他只顾这等想，却不由的口里要问，又苦于问不出口，说：“我的定礼在那里呢？”

只急得两只小眼睛儿来回的干转。张金凤知道他心里有些诧异，笑道：“这话姐姐大概又是不信。方才公公说：‘你要问红定，只问你的父母。’分明指的是神龛旁边两个红匣子。姐姐不信，不耐烦，不往下听了么，可叫公公有甚么法呢！”

原来姑娘自从邓九公合他开口提亲，一时事出意外，这半日只顾撕掳这桩事，更顾不及别的闲事。如今听了这话，猛然想起，愣了一愣，心里说道：“是啊，方才我见抬进那两个匣子来，我还猜道是画像，及至闹了这一阵，



始终没得斟酌这句话。他说这两个匣子就是红定，莫非那长些的匣子里装的是尺头，短些的匣子里放的是钗钏？说明之后，他们竟硬放起插戴来？那可益发是生作蛮来，不循礼法！我可也就讲不得他两家的情义，只得破着我这条身心性命，合他们大作一场了！”

喂！说书的，你先慢来，我要打你个岔。可惜这等花团锦簇的一回好书，这一段交代，交代的有些脱岔露空了。这书里表的两个红匣子，就我听书的听了，也料得到定是那张雕弓、那圆宝砚，岂有何玉凤那等一个聪明机警女子本人儿倒会想不到此，还用这等左疑右猜？这不叫作不对卯筍儿了么？

列公，不然。书里交代过的，这位姑娘虽是细针密缕的一个心思，却是海阔天空的一个性气，平日在一切琐屑小节上本就不大经心。即如他当日第一次的借弓，一心只知保护安龙媒、张金凤的性命资财；第一次的留砚，只知这桩东西是他安家一件世传之物，也如自己的雕弓一般。更兼那时庙里闹了那等一个大案，也虑到那砚台落在他人手里，上面款识分明，倘然追究起来，不免倒叫安家受累，此外并无一毫私意。第二回借弓，在他以为是已竟转赠邓九公的东西了，至于褚大娘子又把那块砚台随手放在他衣箱里，也只道是匆忙之际，情理之常，不足为怪，所以然的原故，却不是这位姑娘没心眼儿，他本没那些无来由的私意，叫他从那里用那些不着己的闲心去呢？这却合那薛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龙颏”，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



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

况且诸家小说大半是费笔墨谈淫欲，这《儿女英雄传》评话却是借题目写性情。从通部以至一回，乃至一句一字，都是从龙门笔法来的，安得有此败笔？便是我说书的说来说去，也只看得个热闹，到今日还不曾看出他的意旨在那里呢。足下涉猎一过，又安得有如许的聪明？

然则这两件东西在案上放了半日，他也不曾开口问问，打开瞧瞧不成？这可就得细听书里一路交代的情节了。这位姑娘从五更头进门起，五官并用，片刻不闲，将安好位，行过礼，谢了安老夫妻，站起身来，不曾转身，邓九公辟面开口第一句就讲提亲的这桩事，大家一直嘈嘈到此时，甚么工夫儿容他去问这句话、看这两桩东西？只要这等通前澈后一算，就知这书不是脱岔露空了。列公，莫讶惊，且听鸣凤。

却说张金凤见何玉凤虽是在那里默坐不语，眉宇之间却露着一团怒气，知他定为着这两个匣子说得含糊，猜不透澈，有些不耐烦。这要搁在平日的张金凤，见了姑娘这个神情，那里还敢合他抗衡？到了今日的张金凤，却同往日大不相同。这又是何原故呢？一来，他自己打定主意，定要趁今日这个机缘，背城一战，作成姑娘这段良缘，为的是好答报他当日作成自己这段良缘的一番好处，便因此受他些委屈也甘心情愿；二来。这桩事任大责重，方才一口气许了公婆，成败在此一举，所以不敢一步放松；三来，他的那点聪明本不在何玉凤姑娘以下，况又受了公婆的许多锦囊妙计，此时转比何玉凤来的气壮胆粗。更加凡公婆口里不好合他说的话，自己都好说，无可碍口，便是把他



惹翻了，今昔情形不同，也不怕他远走高飞，拿刀动杖。这事便有几分可操必胜之权。他主意已定，趁那何玉凤不得主意，他转拉了他一把，道：“姐姐，你且合我看看你那红定再讲。”

不想这一拉，却正合了何玉凤的式了，暗想道：“他既拉我去同看，料想不到得安伯母拿着钗钏硬来插戴，这事还有辗转。”他便跟着张金凤走到东边案上那个长匣子跟前。张金凤也不合他说长道短，忙忙的揭开匣盖，只见里边还包着一层红绸子包袱，系着个连环扣儿。及至解了扣儿，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放的便是他自己那张研金镂银铜胎铁背、打二百步开外的弹弓儿，周身用大红彩绸扎了个精致，两头弓梢儿上还垂着一对绣球流苏。此时他早悟到：“那一匣不必讲，装着定是那块砚台了。”忙同张金凤过去一看，果然不错。先急得他自己合自己说了一句道：“我说如何！”

他此时待有千言万语要发作出来，明一明自己的心，只是一时不知从那句说起是头一句。重新纳下气去一盘算：“这事当日本是我自己多事，然而我却是一片光明磊落，事出无心。今日之下被他们无巧不成话的这等一弄，弄得倒像我作得有意了。照这样作起来，我那青云山的‘约法三章’，德州的深更一梦，合甚么防嫌，躲避，以至苦苦要去住庙，岂不都是瞎闹吗？”相罢多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有了！我不管他是生癣生疮，我只合他们生‘癣’；我不管他是讲鸡讲鸭子，我只合他们讲‘鹅’！”便向张金凤道：“岂有此理！这事可是蛮来生作得的？”

才说得一句，张金凤不容分说，早小嘴儿爆炒豆儿似

